



小时候,我长得胖。有一回,外婆为我裁剪了一条裤子,我拿到弄堂口踩缝纫机阿婆那里。阿婆拿起这条裤片比划了一阵,纳闷地说,怎么裤腿和裤腰一般长,这小因是方的?我妈忍俊不禁。

那时候,我常跟着大我五六岁的小舅一起玩。“文革”开始时,小舅和他的伙伴们在弄堂里玩起了好人抓坏人的游戏。我还不满4岁,他们嫌累赘,好人坏人都不要我。那时妹妹还没出生,我暂且当独养女儿,没人玩,闷得慌。

我遇到的“马天明”

周珂银

大舅是红卫兵,大串联去了。屋子里到处都有他的“革命”装备,于是,我便开始武装自己。挎上语录包,系上武装带,佩上红袖章,手持红缨枪,摆一个冲杀pose。噢,红缨枪头居然晃动起来,我好奇地摸了一下,原来是用香烟盒子里的锡纸做的“银样镗枪头”,尽管大失所望,但拿在手上寒光闪闪,毕竟还是威风的。

武装完毕,站在门口,期待着有人来“招募”。果然,来了一群大小孩,其中一男孩大声报告道,队长,发现一个冒充红卫兵的。队长说,带过来。我就稀里糊涂地被带进了“革命”队伍。不料没走几步,那男孩又报告,队长,带着她跑不快,咋办。队长眨巴着眼睛,顺手一指,把她交给警察叔叔。彼时,我家居住在金陵西路的一处街面房子,门口对着一条大马路,马路中央有一方交警站台,我又稀里糊涂被“押”到了这个交警台上。印象中的那个交警高高瘦瘦的,我与他并排站着。一个方方的,全副武装的小孩,一个瘦瘦高高的警察,想必这样的搭配很滑稽,路人皆哑然失笑。人家愈笑,我愈慌,毕恭毕敬站着,一动也不敢动,像个小蜡人。瞅空隙,那警察蹲下身子,帮我一卸下行头,放到我手里,摸摸我的脑袋,和颜悦色地说,小妹妹,以后不要戴着这些东西出来了。然后抱起我,送我到家门口。这位警察的和蔼可亲,至今印象深刻。

我9岁那年,我家已迁居至太仓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带着4岁的妹妹去附近的淮海路买棒冰。冰柜前人头济济,我将妹妹留在一棵梧桐树下,还用小棍学着孙悟空的样子画了个圈。然小棍终究是小棍,发不出金箍棒的魔光,待我举着棒冰从人群中挤出来时,妹妹不见了。我一路哭着找妹妹,眼泪直往下流,冰棍也哭了,一滴一滴地直往下淌。傍晚了,我坐在弄堂口不敢回家。外婆和妈妈找到了我,得知妹妹丢了,全都慌了神。妈妈要报派出所,外婆说,再等等吧,我家毛毛会背地址,兴许有好心人送回来。

晚上,过了八点,我们全家人心神不定,不时在门口张望着,正着急,有个邻居跑来说,快点快点,有个民警在弄堂口抱着你家毛毛在问人呐。全家人连忙出动,刚出后门口,只见妹妹已经叫着妈妈朝我们跑过来了。几小时的寻找等待,让小小的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煎熬,我一抱抱住妹妹破涕为笑。外婆问,是谁把你送回来?妹妹说是个民警叔叔。大舅飞奔到弄堂口,那民警早已不见踪影。妹妹说,她只晓得太仓路的弄堂却说不清门牌号码了,叔叔领着她,沿着太仓路的每条弄堂让她认,终于认到了自家的弄堂。一路上,还给她买了棒冰,带她吃了晚饭,累了,叔叔就抱着她走……我对这位民警的感激无以言表,倘若妹妹真丢了,我想,这一辈子我都无法饶恕自己。

光阴荏苒,对警察我始终怀有亲切之感。高中时看电影《今天我休息》,同学说马天明是虚构的,我编说是真实的,为此还争得面红耳赤。于是便想,不要忽略孩子的记忆,那些记忆一旦沉淀,犹如母语,是长了根的,兴许会影响他们一生的认识。



秋天的苏州,即使没有螃蟹也是一个充满了食香的地方。老家是在太湖边上,背山靠水的小镇,家里的院子一角用竹篱笆打成了养鸡鸭的地方,每天早上都会有勤劳的公鸡打鸣,那时天刚蒙蒙亮,吵醒的也不光是我,还有篱笆口看鸡舍的大狗。大狗是长相很像狼的哈士奇,不会汪汪地叫却会像狼一样呜呜低鸣。而后母鸡们也开始喧闹,估计是下了蛋,表功劳。而我的早餐就是满满一大盘金黄鲜热的炒鸡蛋。

吃早餐的时间里家门前上山的小路上人声开始响起来,那是上山挖笋的人回来了。深秋挖冬笋,开春了是春笋,都是极鲜的。既是上了山,除了笋也会带野菜下来,二婶就在门口候着,见有鲜嫩讨喜的野菜就先收上两把,无论清炒还是配菜都是好的。以前入了秋也是上山打猎的时候,太湖边的山里没有大兽,但多野兔,亲戚们每每上山得了好东西,也会提来家里。关于兔子,我一直以为冬天里抱在了手上摸比吃个兔腿要好得多,但也有些想那在蒙蒙亮的天光里满面红光的打兔人。那是我对男子汉的最初的定义。

山上除了笋和兔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每年二月开始,山里吹过的风都是香的,因为各种各样的树都开花。打头的自然是梅花,春节就开始冒花苞,到三月里更是漫山遍野的热闹。家离香雪海很近,转过一个山弯就是,三月到山

近日新闻报道,财政部相关负责人称,对于未列入财政部目录清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基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缴纳。

看了上述的报道,不觉有点迷惑。请问,这样的拒缴有操作性吗?

作为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平常收到了一张电费、水费、煤气费的缴费单,第一个概念就是要按时去缴纳,尽量不要拖延。对于单子里的附加费或基金之类的内容,一般我们都认为这是国家或政府认定的,必须缴纳的,谁会对这些内容持怀疑态度呢?即便得知这里面的收费项目不尽合理,但你到了电力、水务、煤气



当你看到有小朋友不自主反复眨眼,摇头,挤眉,耸肩,踢腿,肢体扭动或者发出反复的叫喊声,那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患了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多发性抽动症了。

多发性抽动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了,也尚未发现多发性抽动症的特异性诊断方法。脑电图、诱发电位、神经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等辅助检查,只能作为多发性抽动症诊断的辅助依据;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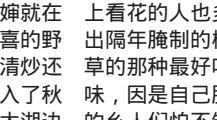
无醋不欢

郑启五

每每赴宴,侍者询问“醋还是酱油”,我总是斩钉截铁地说:“醋!”可见决心和钟情。因为最爱吃海鲜,无论是螃蟹还是斑节虾,沾了醋之后,大快朵颐,当然还有水姜丝;而海鱼海螺海蜇头更甚,特别再佐以蒜末。

不仅海鲜,喜欢面食也离不开醋,面汤里洒点醋,面条、面片更可口;而饺子和醋,堪称舌尖上的珠联璧合。即便面对早晨一碗粥,我也离不开醋,最是生腌萝卜,酱油和醋上演交响,呱呱叫,那味道滑顺得稀里哗啦。

到了土耳其常年工作,海外无醋的日子度日如年,三餐总是若有所失,回国后我就更爱醋了。四大名醋我常年有,但要问我几款名醋的区别,我还真的一点都说不上来,但觉得凡是正宗中国醋,我都爱,无醋不欢啊!



上开花的人也多,老人们便拿出隔年腌制的梅子摆摊卖。甘草的那种最好吃,有甘甜的回味,因是自己腌的,实心眼儿的乡人们怕不够入味儿,都拼命地压实,所以梅子的核儿大多是碎裂开的,吃的时候要慢慢地剔除碎核,所以要吃很久。

镇上的人家喜欢种果树,除了梅花,三四月的桃花,五月的石榴桃花,七八月的荷花桂花,十月以后就是枇杷准头的时候了,反正都是可以看可以吃的好东西。这一路地热闹着,自然吃的东西也就是转过一个山弯就是,三月到山

拒缴违规收费可行吗

沈开达

合理,这本是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让居民去跟垄断行业讲理,这可行吗?

如果说是为了发挥广大公民的监督权与主动性,那么,首先得问:到底有哪些费用是列入清单的合理项目?我敢说,普通老百姓十有八九不清楚!要实现“拒缴”,先决条件必然是做到充分的宣传与公示,保证老百姓对之都知道、都清楚、都能充分理解。希望相关人员要多站在广大老百姓的立场上,讲一点实在话、接地气的話,多办一些实事。目前看来,从源头刹住这些收费项目,比讲些冠冕堂皇的“空话”要有用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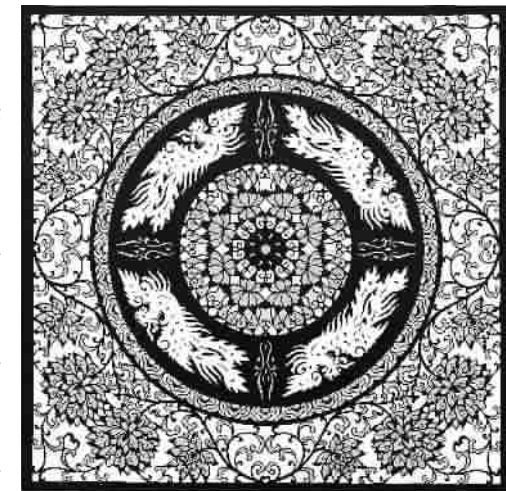
是排除脑部其他功能性或器质性病变。所以临床现象学诊断是多发性抽动症诊断的“金标准”,即依据抽动症状及相关伴随精

正确认识多发性抽动症

朱博畅

神症状表现进行诊断。需要关注的是多发性抽动症的诊断通常被延误多年,多数患儿在症状出现几年后才诊断。主要可能是因为医生将喉肌抽动而致的干咳误诊为慢性咽炎、气管炎;将眨眼、皱眉误诊为眼结膜炎;将耸鼻动作、吸鼻误诊为慢性鼻炎等。其次,家长对本病不认同,认为是不良习惯所致。还有就是患儿对抽动症状有一定抑制能力,当轻症患儿有意掩盖抽动症状时,家长及医生不易察觉。

对于多发性抽动症的中医治疗,以平肝息风为



风舞祥和 (剪纸) 奚小琴 作

是石榴和桔子的季节,搞得满大街入眼都是金红色,暖热得不行。当年的新鲜桂花也趁着秋天的暖阳晒好了,拿蜂蜜拌好酿成桂花蜜,秋天里正好可以拿来做法桂花小汤圆。

当然也不能光窝在家里吃,空了去太湖边转转也是不错。这几年新景观沿着太湖边造得欢腾,可心里到底还是喜欢老早的样子。窄窄的水泥路蜿蜒着贴山壁绕水而行,一边是湖一边是村庄。岸边有水桥伸到湖里,停着船,有人在芦苇里钓鱼。村庄掩在果树里,黑白墙的衬着绿树红花。北方的房子喜欢绿瓦红墙的热闹喜庆大抵是因为那里一过秋天,天地间便都是灰白色的萧索,如此便人为的要造一些热闹来吧。水乡的热闹自然是在水边,靠了岸满载着鱼虾的船边都是忙碌的人。我最

公司部门窗口去缴费时,有底气去为这些你觉得不合理的费用据理力争吗?垄断部门收费项目合理或不

合理,这本是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让居民去跟垄断行业讲理,这可行吗?

总原则,针对不同的病机兼以祛外风、化痰湿、疏肝气、益脾胃等方法。症状较轻的患儿可选择针灸治疗。多发性抽动症的症状可以时轻时重,呈波浪式进展。虽然该病本身不会使患儿智力受损,但患儿由于行为怪异,常受到家长责骂、老师批评、同学嘲笑,对儿童身心发育会产生较大的伤害,可能对患儿学习及社会交往上造成障碍,因此应在药物

及针刺等基础上追加心理行为治疗。选择针灸治疗需要家长和患儿的配合,针刺要刺入皮下,有酸麻胀痛等不适感,小儿耐受性差,哭闹在所难免,家长要鼓励孩子勇敢。该病是慢性病,治疗周期相对较长,即使好转也需要一段时间的巩固治疗,因此要做好长期治疗的思想准备。

(作者为上海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

最近,有姑娘问我,“老公是宅男,不肯陪我出去玩怎么办?”

类似的抱怨听过不少——老公不肯陪我聊天,老公不肯陪我逛街,老公不肯陪我吃火锅,老公不肯陪我看演唱会,老公这也不肯那也不肯我该怎么办……语气哀怨,神态萧索,满眼的孤独寂寞冷。

喂喂喂亲爱的姑娘,你又不是他的行李箱,心里装满了属于他的东西,脖子上挂着他的姓名、电话、地址,然后非要跟着他才能出门。

算起来,“行李箱人格”的姑娘其实不在少数,非要给自己找一个宿主,全身心黏附上去。如果没有那个人,那么天是阴的,心是灰的,饮料瓶子也打不开了,摔了跤也特别疼了,灯泡灭了电脑坏了简直世界末日了,半夜里还要发一张自拍加一句“一个人也要坚强快乐哦”——浑身上下,散发

一种绝望的失物等待招领的气息。我同意情感类心灵鸡汤的说法:在全世界寻找某个人,找到了某个人,就像拥有了全世界。但反之呢——失去某个人的陪伴,就变成世纪的弃儿?或者只能在宇宙的中心呼唤爱?好不容易读书做事美容护肤端端正正长大到现在,能不能活得别那么狭隘?这个“全世界”是给你用来享受而不是用来消费的呀。

男女关系说白了是人生路上搭个伴,人家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难道希望看到一堆坏灯泡、坏电脑、没开的饮料瓶子以及一个嗷嗷待哺、奄奄一息的可怜女人?伺候百万订单的甲方都不会有那么累好么!钟点工还有个价码,凭什么搁你这儿就得免费全天时全方位陪护了?就凭那空对空看不见抓不着的爱来爱去?我有位坚持单身的好友秉持着这样的处世准则——与任何人保持一种有限的交往,他说:“我不想把日子过得那么‘重’!也许我不会像你们得到的那么多,但我的人生包袱很小,随时随地撸挑子走四方。”同理,即便已身处于稳定的人际关系比如夫妻关系比如父母子女关系之中,只有付出和索取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才能你轻松,我也自在。相信我,那种“我的生活只有你”以及“妈妈为你牺牲了一切”之类的话,讯息接受者的体验一定害怕多于感动的。

即便真的到了“恐独症”晚期,那么除了生孩子这种功能是伴侣不可取代的义务和权利以外,所有其他的任务都可以区域化分配,比如找修理工修灯泡电脑,找医生看病,找家人谈心,找同学逛街,找闺蜜旅游……我这个人很高兴,有了你当然更高兴,大家最好都高高兴兴。

我第一次跨越台湾海峡,跨进先生的家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放在客厅酒柜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我先生的父亲、我的公公。照片上,他满头白发、满目慈祥、满脸笑容,只是那双有神的眼眸里分明闪着一种情结:是对家乡的思念、渴望,还是愧疚?我读不出来。

我没见过我的公公,却听先生讲过他的故事:在解放前,他的家人为了保住家族中的男孩,让刚满15岁的他跟着当时在刘汝明的军队里做炊事班班长的舅舅辗转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为了活命,做着社会最底层的工作;成家后,通过努力进了当时台湾最好的企业,用双肩扛起了两个家庭的重生存重担……

之后的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去他安息的“忠义堂”看望。每次站在他的骨灰坛前,我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万千心绪涌上心头。触及他的双眼,更是让我心头微颤,泪湿眼眶,那双眼已经无法传递情感,但分明又在对我这个大陆的媳妇诉说着什么。用心感悟,终于明白,那是他对大陆充满着太多的情感和深深的思念。于是每次都是先生默默地和他“对话”,告诉他,我们又来看他了;告诉他,他有了孙子,孙子很可爱很聪明;告诉他,我们长居在大陆,那个地方离他的故乡不是很远,我们很幸福,愿他在那里也好好的……

一座城,如果让你有时常想要回去的念头,那就可以算是家乡。忙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时常想回到那里,看水看山看书。有时候想,写书的人或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者:比如钱锺书、木心,学问做得精妙非常;一类是写文章的人:比如徐志摩,文章是写得漂亮极了,学问却是不能深究的。城市也许也分两种,一种漂亮极了,可累起来让人想离开;一种凡俗得很,却是可以回去的地方。

不是一只行李箱



谢小囡

那蓄满希冀的眼神

庄铎妹

那蓄满希冀的眼神

庄铎妹

那蓄满希冀的眼神

那蓄满希冀的眼神

那蓄满希冀的眼神

那蓄满希冀的眼神

那蓄满希冀的眼神

那蓄满希冀的眼神

那蓄满希冀的眼神